

研山寫作

徐揚書畫文章



學苑出版社

閱覽

J222.7
2012298

丁研生作泰山

徐揚書畫文章

丁研生題
徐揚畫



丁研生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只研朱墨作春山——维扬书画文章 / 朱维扬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077-3844-5

I . ①只… II . ①朱… III . ①汉字－法书－作品
集－中国－现代 ②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③朱维扬－
自传 IV . J222.7 ②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3771号

出版人：孟白

责任编辑：魏桦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厂：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开本尺寸：889×1194 1/16

印 张：8

字 数：106千字

版 次：2011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80.00元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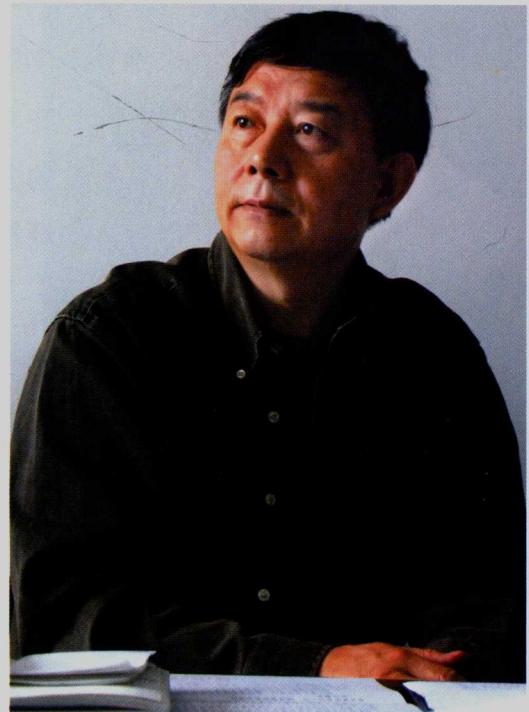
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

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吴长江

朱维扬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书画家，她勤奋进取、笔耕不辍，最近将自己的书画作品和文字结集《只研朱墨作春山》刊行出版，并在开印前夕邀请我为此集作序，获悉邀请，欣然应允。

朱维扬担任记者多年，不仅擅长书画，且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她曾在筹备中华全国工商联书画院时邀我担任艺委会主任。这是一件推动美术界与企业界交流的好机会，我亦立即表示予以支持。中全联书画院成立一年多，她积极地为书画家举办展览、辛勤奔走，开展了一系列公益活动，初显成效，产生了不错的社会影响。

当我看到朱维扬新书大样时，略微有些吃惊。她的作品题材广泛，花鸟、人物、山水皆有涉猎，水墨、水彩挥洒自如。在她的作品中，常能见到欧阳中石、韩美林、王明明、苏泽立、米南阳等当代著名美术家的题款，一方面应和了文人绘画交游往来之传统，一方面也体现出同行对其艺术的认可。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苏适，中国美协副主席王明明为《只研朱墨作春山》题写了书名，亦为本书增色不少。



朱维扬新书的自传部分，文字质朴、感情深沉。她在上篇《我的四季》里写到自己的母亲，写到自己的母校，写到“文革”十年的家庭悲剧，写到她艺术梦想的破灭。作为同一代人，我读到此处也可谓感同身受。但是朱维扬没有被不公平的命运所压垮，在上世纪的80年代，她通过三年的苦读，成为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第一批中文专业本科生，赶上了时代的步伐，通过自己的努力用知识改变了命运。

朱维扬新书的中篇《我的老师》写到了五位老师。她与这些老师之间交往十几年间的故事，有些细节写得非常感人。这些老师包括她的父亲，包括欧阳中石、韩美林这样的大家。每个老师对她的爱护、提携甚至批评，都体现了人间最真挚的师生情。

20年的记者生涯，朱维扬采访了数十位书画名家。她热爱自己的记者职业生涯，在以写作为职业的基础上，近几年她又拿起画笔开始创作。尽管部分美术作品在技巧上还有提高的空间，但她对艺术理想的执着令人感动。她对自己作品的要求很高，稍有瑕疵的作品立即毁掉。她虚心向老师学习，勤学苦练，甚至每年春节大年初一也不愿放下画笔。在名家的指导下，她进步很快，有些作品已达到一定水准。正是出于对美术的热爱，她热衷于组织名家书画展、义卖，为发展公益事业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在《只研朱墨作春山》正式出版之际，我对朱维扬女士表示衷心祝贺，希望她在艺术道路上继续努力、不断探索，在题材上推陈出新，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十六岁的“美梦”六十岁的追寻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副理事长、资深记者 牟新艇

维扬的一本以书画为主题的新著《只研朱墨作春山》即将问世，不禁使我感慨万分，回想起了她在不到16岁那年，被“史无前例的疾风暴雨”摧毁了的那个“美梦”——成为“美术家”的梦！

由于她从小在北京市少年宫国画组学习国画，1966年初，在北京景山学校读书的维扬凭着她的“一卷国画作业”，打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负责招生的老师，破格允许这位只有初中文化的小女孩参加高等艺术院校的提前考试。

在最后一场以“喜事”为命题的创作画考试中，别的学生大多以热闹场面渲染着各种喜事，而维扬的画面却是：一个梳着两把小刷子的女孩，正对着镜子试新军装，镜子旁边放着一张“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画面简洁，寓意深刻，主题切题，人物生动。维扬的这幅即兴创作再次征服了负责招考的所有老师，被主考官评为当年考生的“最优”作品！

两个月后，维扬通过了政审、体检、文化考试，收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舞台美术系的录取通知书和入伍通知书，当天她兴奋得夜不能寐。当“美术家”的梦想和“当兵”的梦想将同时在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身上实现，维扬欣喜万分地憧憬着幸福的未来……



几天后，中央发了“5.16”通知，“文革”在全国展开，军艺招生工作暂停。主考老师不得不遗憾地通知维扬暂回原学校参加运动，承诺在三个月后到军艺开始学习……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三个月”竟变成了“十年”。在维扬的档案中，由于“老新四军战士”父亲的“历史问题”，被当时的“中组部”塞进了“不得入党、不得提干、不得升学、不得当兵”的通知。为此，一个花季少女所有的“梦”全都破碎了！

维扬被分配到工厂当了一名纺织工人。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临时借调到设计室工作几天，美术特长使她再次崭露头角。她打破了在丝织品上只搞一些几何花草图案设计的常规，别出心裁地在袜子上设计了一柄小小的宝剑作装饰，震动了整个纺织设计界。

然而，“设计室”那是个带有“宣传阵地”性质的岗位，由于维扬的“出身问题”再次与她无缘！

“美术家”的梦想成为维扬一生的心结。在近二十年的全国“两会”采访中，维扬在完成单位的采访任务后，有意无意地接触最多的正是书画界的各位艺术大师们。限于篇幅，她在本书中仅写了几位接触比较多、走得比较近的老师。而实际上，她当面聆听过教诲并从他们身上汲取了营养的老师何止书中提到的这几位。

在我的印象中，美术界大家靳尚谊、朱乃正、姚有多、刘勃舒、郭怡棕、沈鹏、黄胄、黄苗子、关山月、尹瘦石、刘炳森、毕克官、冯远、刘大为、张海、苏士澍、宋雨桂、李延声、杨力舟、袁运甫、王为政、王明明、龙瑞、何家英、袁熙坤、吴为山等，都曾当面对她有过教诲和指点，而且先后都曾给她题词和赠言。

维扬为许多书画家写过专访或做过长谈，或当其遭到不公正对待时代为申诉疾呼，或为其宣传造势摇旗呐喊，或为其举办画展、开展活动等等。你如果翻看维扬出版过的几本文集，就会处处看到她与书画家有缘：

《为取和平万万年》写的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书法家赵朴初；《红颜一怒为自尊》写的是剧作家、书法家吴祖光与国贸案；《万两黄金付官司》写的是画家吴冠中怒斥造假者；《梅花香凝两岸情》写的是画家王成喜访台为两岸交流牵线搭桥；《以德为首写春秋》写的是画家周怀民；《圆梦良宵》写的是画家刘宇一；《童心不泯的漫画家》写的是漫画家华君武；《一位透明的艺术家》写的是艺术家韩美林；《一壶斋主的故事》写的是鼻烟壶工艺美术大师王习三；《裸体行为与裸体艺术》写的是美术评论家陈醉；《真诚与责任》写的是漫画家丁聪。另外还写有《启功先生二三事》、《将军书法家邵华泽》、《冯骥才的神圣使命》、《听李燕讲那过去的故事》、《吴欢谈故宫盗宝案真相》等等。

在诸多老师的影响和指点下，近十年维扬重拾少年时的梦想，忙中偷闲开始作画。名师的指点使她的技艺不断提高，促使她有这些美术作品面世。六十岁了，维扬退休后，有了较为充裕的时间和相对平静的心境，她愿以手中的画笔，开始追寻她日思夜想的“美梦”！

我看了维扬大部分的画作，虽然欧阳中石先生、韩美林老师等都有较好的评价，但作为外行的我完全可以看出：这是他们对维扬执着于艺术的肯定，是对她勤奋学习的鼓励，是对她继续努力的鞭策。

正如韩美林老师在她美术作业上的批语：“不错！维扬加油！”

是的，维扬加油！祝愿你“美梦”成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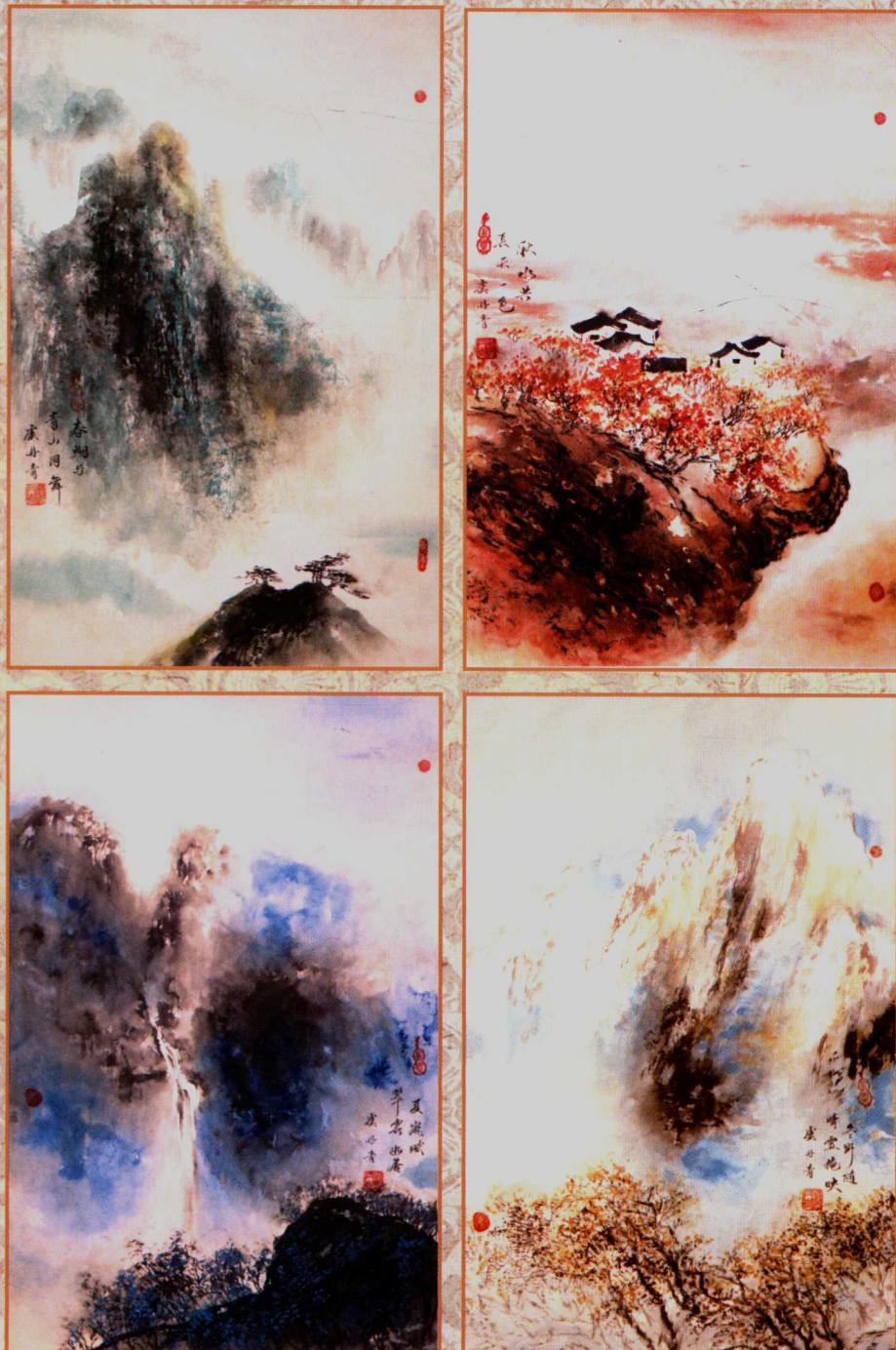


《双雀图》 维扬作

目 录

上篇 我的四季	1
第一章 春天的梦想	2
第二章 冬天的伤痕	12
第三章 夏天的汗水	21
第四章 秋天的收获	27
中篇 我的老师	45
第一章 恩师欧阳中石	46
第二章 亦师亦友韩美林	55
第三章 “美神宫主”薛林兴	61
第四章 名门才女苏泽立	65
第五章 启蒙老师——父亲	69
下篇 我的作品	75
友情·花絮	96
后记	104

上篇 我的四季



女画家虞丹青专门为本书创作

《四季图》

第一章 春天的梦想

一 北京市少年宫国画组——梦开始的地方

我的父亲叫朱泽，1941年他曾就读于新四军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美术系。在当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他与我的母亲马坚先后毅然参加了新四军。他们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为共和国的创立和建设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他们是我人生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我兄妹六人及子孙后代的人生楷模。父亲朱泽毕生对美术的由衷热爱，影响了我兄妹几个人。记得我童年最大的快乐，是父亲经常在周末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去离家不远的中国美术馆参观，一幅幅精美的大师作品让我们如痴如醉、流连忘返。

当年北京和平门外的琉璃厂、王府井大街的老东安市场是我们全家最爱逛的地方。当时名家字画的价格比起现在还算便宜，即便是有时遇到价格较贵的十分心仪的名家作品，父亲咬咬牙也会买回来。

我家墙上的名家字画是经常轮换着挂的。《毛主席走遍全国》虽是印刷品，因父亲格外喜爱还挂了好几年。陈伯达、康有为的对联也在我家墙上挂了好久。

“文革”之初全国刮起破“四旧”之风，我家的字画也遭了殃。李白、杜甫的艺术陶瓷被摔得粉身碎骨，部分珍贵的明清字画也被迫付之一炬。

1960年至1963年，我们几个兄妹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记得那时候我们经常吃不饱，孩子们虽然饿得身体已经浮肿，但对美术的兴趣仍然不减。在北京



2011年5月我到北京市少年宫故地重游



北京市少年宫

景山学校学习的大哥、二哥、我和弟弟先后考上北京市少年宫国画组。记得那是在小学三年级时，经过考试我被北京市少年宫美术组、音乐组同时录取。因两个组的上课时间有冲突，我便忍痛放弃了音乐组到国画组报到，开始专心学习中国画。

北京市少年宫在历史上曾经是清朝的寿皇殿，建于清乾隆十四年。设有宫殿九间，另有左右配殿，神厨、神库、井亭等，殿前有宝坊、石狮。寿皇殿是仿清太庙形式建造，是清代供奉皇室祖先影像的场所。

1954年经北京市市长彭真的批准，将位于景山公园北面的寿皇殿辟为北京市少年儿童校外活动场所，更名为北京市少年宫。

鲜艳的红墙黄瓦在千年松柏的映衬下格外醒目，雪白的汉白玉围栏，高高的石台阶，引导着孩子们从这里一步一个脚印地登上艺术的殿堂。北京市少年宫国画组那时就安排在位于大殿西面的西配殿里。

在北京市少年宫学画的5年里，有两位教师令我至今难忘。

一位是中央美院毕业的乔志老师，他学贯中西，正值盛年。他教授我们绘画的基本功，人物素描是他的强项。是他让我懂得了物体的明暗关系，及怎样用铅笔画来表现物体的质感。

另一位老师叫马耀华，他是齐白石的得意弟子，画得一手绝好的大写意花鸟画。那时他40多岁，由于他走路时右腿跛得厉害，国画组几个淘气的学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马瘸子”，他听到了却并不恼。

马老师有一次上课时主动说起自己受伤的经历：那时他是一名学生，来到北京动物园写生。为了看得更清楚些，他奋力爬上一棵大树，蹲在树上画老鹰。时间久了，竟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作完画他刚一起身就从树上摔了下来，当时就摔断了一条腿。他从不因此后悔，还经常教导我们说画画最好的境界就是要忘我。画荷花、牡丹、菊花、老来红、梅花、竹子是他的看家本领，老鹰、小鸡、喜鹊、八哥、麻雀在他笔下仿佛每个都会飞走。每堂课他教我们一种花鸟的画法，如何用笔、用墨、用色他都一一示范。马老师要求我们回家后还要反复练习，下一次上课交作业时他也要一一点评。



2011年5月在北京
市少年宫国画组门前留念



与当年北京市少年宫的同学，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画家王明明重逢在“两会”

马老师喜欢带我们外出写生，偌大的景山公园就是我们天然的大课堂。有一次我们正在写生画牡丹花，晴朗的天空突然阴云密布，大雨点噼里啪啦往下掉。下雨了，有的学生叫喊着往教室方向跑着，想到屋里避雨。马老师挥手劝阻大家说：“回来！快回来！你们难得观察到雨中的牡丹，它的姿态是最美的，谁也不许跑！”同学们坚持着在雨中完成了这一课，这是我童年学画时，最难忘的一堂风雨美术课。

当时的北京市少年宫国画组老师按照中国画传统技法的要求，结合西方美术教材内容，按照其科学逻辑的联系对我们授课。乔志老师注重提高学生的写实能力，强化学生素描、速写功力的培训；马耀华老师注重教我们中国画的笔墨功夫和品味。

学校还经常邀请当代名家到少年宫为我们上课，那时候陈半丁、胡佩衡、吴镜汀等书画大家都给我们上过国画示范课。在寒暑假、周日上课时，我们还有接待外宾的任务，常有外国人来参观我们上课。那是马老师特别高兴的时候，他向外宾一一介绍自己的学生和作品，笑容满面地像介绍自己的孩子一样得意。

在我们20多个同学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美术工作者。其中有些人还成为了书画大家、知名学者，如王明明、苏士澍、

王镛、戴士和、任志俊、肖大原等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那时的北京市少年宫可以说是少年成名、英才辈出。



《馒头熟了》 朱维峰作



《挥汗图》 朱维峰作

多年以后，我的大哥朱维群虽然成为一名党的重要部门的领导干部，但由于在少年宫打下的基础，他的美术修养很高，经常应邀忙中偷闲为美术界朋友的书画展开幕式剪彩，并能对他们的作品提出中肯的评价。

我的二哥朱维峰“文革”前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1969年去了黑龙江省建设兵团，他当过指导员，一干就是十年之久。上世纪80年代他回到北京，在中央美院任团委书记。不久，他又考入中央美院油画系学习3年。2008年他的油画作品《挥汗图》参加上海举办的全国知青美展受到好评，该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他因此成为中国美协会员，成为一名职业画家。最近他创作了《我的战友我的连——北大荒的春夏秋冬》，反映了北京知青在北大荒的艰苦生活。



[春] 北大荒的春天是在抢播抢种中度过的，春天播下千斤种才有秋收万斤粮。拖拉机牵引着三联播种机在黑土地上奔驰，壮美无比。



[夏] 每年夏锄是连队最忙的季节。为铲去野草全连出动在田间吃三顿饭。铁牛满载女战士从高坡上飞速冲下，留下一片笑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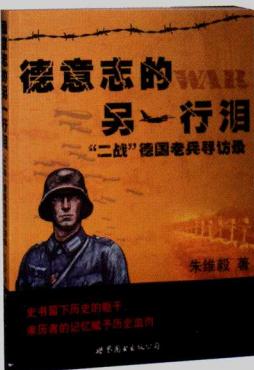
[秋] 黑土地上最艰苦的劳作莫过于垦荒。新建居住点上男战士向新盖的房子上摔大泥，身边的白桦林默默注视着这些年轻的垦荒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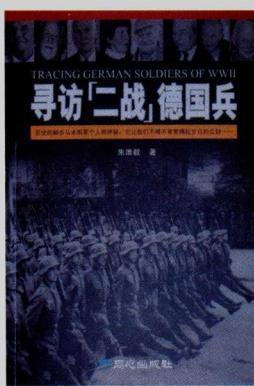
[冬] 年轻的兵团战士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兴修水利。巨镐撼冰土，挥汗结冰霜。有力不能及的女知青悄悄抹着眼泪。远处一抹朝阳恰似这特殊的青春岁月。

《我的战友我的连——北大荒的春夏秋冬》 朱维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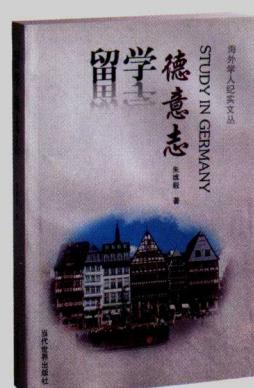
我的弟弟朱维毅很有美术天赋，他当年在少年宫打下的美术基础，到山西插队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笔下的一幅幅漫画，生动地记述了知青在农村山区的生活场景，可惜他那时的作品都没有保留下来。上世纪的80年代末他在德国留学，获得柏林工大的工学博士学位，美术成为其业余爱好。当他拍摄、制作专题片时，其美术特长会充分展示一番，令人惊叹。他现在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国际广播电台、《北京青年报》等对他进行了专访和专题报道。先后发表了《留学德意志》、《寻访二战德国兵》、《德意志的另一行泪》等重要著作。



《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朱维毅 著



《寻访二战德国兵》
朱维毅 著



《留学德意志》
朱维毅 著

其中新作《德意志的另一行泪》问世后，获得了全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的好评，著名作家陈祖芬、张扬为他的新书撰写了书评，给予了高度评价。《读者》、《作家文摘》、《解放军报》、《文汇报》等报刊对新书及时予以转载。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人民网等媒体对他作了专访。

我因为“文革”的变故，没有走上美术专业的道路，至今仍觉得是一种巨大的遗憾。但是对美术的爱好伴随我一生，让我结交了很多美术界的大家和前辈，这些亦师亦友的美术界朋友使我终身受益匪浅。

2010年春，我和北京画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王明明在全国“两会”期间谈起马耀华老师，他告诉我马老师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愤怒的他用一把火把自己的作品全部烧了，后来人也变得精神不太正常……听了这番话我心里很难过，后悔这么多年没有抽空回去看望值得尊敬的马耀华老师。

北京市少年宫的5年学习时光，是我童年的美术梦想开始的地方。难忘那些可敬可爱的老师的身影；难忘儿时可爱的同伴、同学；难忘少年学画成功时的喜悦和创作时的青涩；难忘暑假中，我与弟弟朱维毅头顶着烈日，奋力翻越景山公园主峰的景象，我们为赶到北京市少年宫上美术课，曾多次在山坡上流下汗水；更难忘的是，在景山公园的绿荫中写生时，身边飘过阵阵的鸟语花香；然而最难忘的是马耀华老师在讲评孩子们作业时，目光中流淌着那种殷切的期望……

在北京市少年宫5年学习期间，我有几十张比较满意的作品。在1966年初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舞台美术系时，我的作品交给校方审查。

“文革”中作品被学校弄丢了，造成我终身的又一个遗憾。

最近我搬家，偶尔发现了一个破旧的绿色速写本，是我于1963年9月4日参加北京电视台少年画画比赛得到的奖品。在本子里面居然有我的四张小画，画的是《白毛女》中的喜儿、《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李铁梅和《红灯照》剧照，虽然当时我的画工稚嫩，毕竟是我12岁时的作品，失而复得的少年时代作品对我是格外的珍贵。此次把其中三张小画一并收在书中，算是对我在少年宫学画的一种纪念吧。

即将迈入60岁的我，从2010年3月开始筹备出版这部小书，把它当作对自己少年时代的一个纪念，也是我送给马耀华老师灵前的一瓣馨香。难忘师恩，恩师难忘啊！

2011年5月22日，我和父亲、二哥、弟弟、妹妹、外甥一行专程来到北京景山公园，大家特意进入北京市少年宫里转转。这里的红墙黄瓦依旧，庄严的大殿依旧，苍翠的古柏依旧，曾设在西配殿的国画组虽然改成了管乐组，但把西配殿的高台阶当成滑梯玩的孩子们的欢笑声依旧。面对旧日的课堂，我仿佛回到从前。

谢谢你，我们的少年宫。1966年离开这里，45年了，这里曾是我们这代人梦开始的地方。



2011年5月我们兄妹四人陪父亲到北京市少年宫故地重游



1963年我参加少年美术比赛获奖纪念本



我12岁时在北京市少年宫学习期间幸存的作品